

# 天真的純潔

■青松

## 記綠樹灣的孩子們

小船剛剛到達綠樹灣，就受到幾位在碼頭旁玩耍中的小孩子熱烈的歡迎。

「好了，今晚又有電影看了。」

「哥哥姐姐，你們好。」

有印這一陣的歡躍聲，相信大家參加農村的放電影晚會大概也不會忘記的。一張張健康活潑，天真無邪的面孔就，像童話中的天使，活現在你的眼前。

我逐一地點頭微笑，並摸摸他們那烏黑的頭髮。他們有些怕羞地避開。

在通往樹春小學的路上，我看到更多的小孩子。有些大方地叫着我們，有些卻很害臊般地一閃就不見了。偶然也有些我認得的，便直截地呼喚他們的名字。

「哥哥，還記得我嗎？」

一個約七歲大的小孩子拉着我的手，親切地問道。

我定睛看看，樣樣兒怪熟的。想着，不得了，忘記了他的名字。

「你叫……」

「陳國亭！」

我無可奈何地笑笑，笑得很尷尬。

然而他卻一蹦一跳地，跑去拉那位拿着一束圖書的同學的手。

× × ×

樹春小學僅有一間課室，我們把課室開關做圖書館。可是卻發覺孩子對我們的兒童樂園，小良友等卻不感到很大興趣。

課室外卻有二三十個小孩子。有些圍着大姐姐們在學唱歌。孩子的記性挺好，「炒冷飯」、「小白船」、「青春舞曲」等，很快就學得上口，有些唱得比我們更好，蠻神氣的。

另有一些孩子卻圍着我們玩捉迷藏，估領袖等。別看他們年紀小小，比我們短着半截身子，跑起來卻比我們還強。鄉村的孩子們看來都較城市的茁壯得多。不一會，我已經氣喘如牛。

「好了，我認輸了，你們都第一。」

× × ×

又是一陣歡呼拍手的聲音。也看到一些小指頭兒在蛋臉上劃劃着。

「誰家的孩子在這兒哭泣？是誰欺侮了你？」

「哎呀！臉兒紅紅的，額頭還有些兒發燙。」

同學們圍上來，七咀八舌地說。

這時有個約十歲的男孩子走過來，把這小妹妹抱起。

「寶瓊發燒了，快把她抱回去吧，不要讓她着涼！」

男孩子搖搖頭。

「什麼？」

「我不回去，我爸媽會捉住我不再給我上來的。我再不能來看圖書和與你們玩。」

「妹妹病了，還不抱她回去？」

最後，還是我們的一個同學抱起寶瓊，拖了男孩子的手，把他們送回家。

當然，我們答應給這孩子的爸媽說項，給他（和他的大妹妹寶珠）晚上到學校來看電影。

× × ×

電影晚會開始了。

我們的觀眾不多，大概有百來人吧，絕大多數是孩子們。這也難怪，一就是該地居民不多，祇有三四百人，而他們晚飯也吃得遲。還有，一些孩子說，他們爸媽祇喜歡那些粵語片，而英軍部亦曾於數天前在該處放影這類電影。我們做事有原則，不能因觀眾的減少而放棄放影一些教育、衛生、常識的片子。

很高興的是，寶瓊竟然能夠來，摸摸她的額頭，燒全退了，卻有些兒的汗珠兒。

「媽媽給了她一粒六神丸吃，並讓她睡了一會兒。醒來她的燒全退了。並且讓我們來看電影呢。」男孩子很喜歡地答。

× × ×

「上次那匹白馬呢？到了那兒去了？」有個小孩子輕輕地在我耳傍問着。大的眼睛閃耀着無比的智慧。

麻煩來了。上次那位翻譯的同學大概不忍把那匹白馬王的捨己為羣壯烈犧牲的真相告訴給孩子們，而說白馬休息去了。還說下次我們來時會把牠的續集帶來。

「不巧！忘記帶它來！」我撒了一個謊。

「唔！記着下次不要忘記了，我很喜歡那白馬。」

「爲什麼？」

「牠嗎？……」說了這一大堆，使我驚奇小孩子那純潔無瑕的思想、可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嗎誰是我道知你

愛的智慧，和社會上些那毒害人類心靈，殺人於無形的精神劊子手的可怕和可恨，也再增進我對他們作不能妥協的對抗的信念。

× 鄉村小孩子的常識很好，換片時的常識有獎問答比賽，孩子們都能很有秩序的舉手，搶着作答。

× 誰說鄉巴孩子是不中用的？

× 過了一個雷雨的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們收拾行裝作歸途。

通過村中時，又看到阿珠和阿蘭，這對孖生女孩。

「拜拜！你們幾時再來呀？」

「昨晚的電影真好，小水獺真是聰明！」

這時又見到幾個小孩子來送我們船。

「寶珠，你昨晚問答時得到的那盒顏色筆可要好好利用呀！好好地學圖畫，寶珠真乖！」

「小明，回家要好好念書，幫媽媽理家務呀！」

船到了。我們向他們搖搖手，說聲「再見」。

他們也很有禮貌的道別。

× 很可惜，因為稔樹灣的長輩們的不合作，這次竟成我們大隊往該處的展開文化活動的最後一次了，這個抉擇對我們來說，真有些兒依依不捨的感覺。

× 可幸長沙、青磚團的兒童還是這樣地活潑天真，我們的同學也不愁沒有去處。

然而，當你們有機會到稔樹灣時，可不要忘記替我問候這些小孩子，也不要放棄去我們曾在那兒展開過一整年文化工作活動的樹春小學校。

版權39 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